

中国反腐小说大系



奈何天

李春平／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奈何天

李春平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反腐小说大系/王跃文等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5

ISBN 7-204-06269-8

I. 中…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477 号

中国反腐小说大系

作 者 王跃文等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印 刷 北京市金华彩印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0
字数/2500 千
国际书号 ISBN 7-204-06269-8/I·1110
全套定价 1280.00 元(全 10 册)

代序

王跃文

有位文学批评家对我说，作家们写作关注现实的小说，实在是徒有一腔热血，因为素有看客传统的中国读者往往忽略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只是醉心于猎奇与窥探。而书商则告诉我，小说只要傍着官场的边，必定热销。

我便不知道应该反省的是作家还是读者了。作家无权让读者反省，还是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我有一个顽固的想法：文学必须关注现实。有种论调我不想弄明白：西方文学的传统是无中生有，所谓证据，最极端的便是卡夫卡。可是即便是卡夫卡，我怎么读都不过是现实的哲学图解，不知怎么到了别人法眼里，卡夫卡的小说便是无中生有的了。在这类人看来，无中生有的文学便是高级的文学。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只好独钟着眼前现实的文学。春平小说，正是此类。官场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这是无可奈何的。我偏偏又因人们对官场的过分关注而懊恼。有朝一日，官场不再让人牵肠挂肚，便河清海晏了。

然而黄河的水仍旧混浊着，春平便要写官场。他的这部长篇，有着现实官场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态，生动而激烈，令人扼腕唏嘘。依我愚见，此类小说最易陷入两难境

地：如果拘泥于真实，则步黑幕文学之后尘，徒添看客们的娱乐；如果自负于理性，则易流于开药方，显出可爱的天真。春平肯定比我有朝气，因为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居然看出了某种理想。

今年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闲下来再读鲁迅。鲁迅时代，北平当局禁止妇女养公狗，据说不仅有碍健康，而且有伤风化，大碍国体。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某地禁止官员配备女秘书和女司机，异曲同工，叫人莞尔。鲁迅先生说，军人自称佛子，官员佩挂念珠，佛法便要涅槃。当下有些官员，不管他是何等货色，尚未东窗事泄，通个人模人样，满脸道德油彩。在一个简单地以好坏论官员的社会里，道德形象比什么都重要。可是，言必称道德，道德也要涅槃了。正如楚狂之叹：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鲁迅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读到的只是吃人；我翻遍鲁迅的文字，读到的只是绝望。鲁迅从来不认为文学有多大能耐，不过是“无用之用”罢了。因而，无论读谁的小说，都不必太认真，哪怕它真是部好小说。

7

山风市要出大事了。出大事的日子里总是伴随着诡谲多变的天气。天气出乎意料地另类。雨也玩酷，日也作秀。下的是夹生雨，出的是夹生太阳。两种完全相反的物质结伴而行从天上掉下来，气象部门不得不在电视台对这种天气情况做专业知识介绍。不少市民非常纳闷：山风市怎么啦，连天气都分不清公母了！

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这个市迟早会出些大事的。果不其然，真出了。

大事出得匆匆忙忙却又顺理成章。杨子晨任市委书记才一个多月，就对那些贪官污吏下了毒手。他一次免了五个局长。他们分别是公安局局长王国强，工商局局长张某某，信访局局长和另外两名副局长。自从他到山风市工作以来，记不清是多少次签署任免文件了。无论是哪次，都不像今天这样沉重，感觉出雷霆万钧之力的存在，感觉出笔下的风雷涌动，感觉出他们的命运随着他杨子晨三个字的迅速落到纸上而变成了永远的定格。他把杨子晨三个字写好，填上日期，然后端详了一下，他觉得他那三个字在纸上站得稳稳的，像三个行得端坐得正的人一样，昂首挺胸，气势不凡。他把文件转交给了机要秘书，说：“让他们赶快打出来，送发出去。”机要秘书是个中年妇

女，脸色一沉，嗯了一声。正要走开，杨子晨问：“听说我们那个打字员王小孩是王国强的女儿？”机要秘书又嗯了一声，有些悲悯地说：“是的。你现在才知道？她还是当兵出身的呢！女儿打印父亲免职的文件，是不是有些难受？”杨子晨说：“不仅是难受，是残酷。”机要秘书咧嘴一笑，到打字室去了。她残酷地将文稿递到了王小孩手上，说：“杨书记说了，要马上打印出来。”

也许就是从那时那刻起，市委办的人就看到王小孩的脸上没有了笑容，没有了滋润，满脸如丧考妣，忧心如焚。其实她早在十几天前脸上就没有笑容了，只是这天更加明显。那一张红头文件彻底消除了父亲王国强东山再起的可能性。王小孩特别注意到了，父亲另走一路，一人单行，跟其他任免文件是分开了的，别人都叫免去职务，只有父亲叫撤销职务。作为一种时代的政治语汇，她非常清楚它们的分量，免职是轻言细语的，而撤职则是恶狠狠的，咬牙切齿的。两种措辞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走向。

常委会决定一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消息。这次免职的都是政府系列的领导，市委的任免通知还要经过政府下文，正职要通过人大常委会举手表决，以体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可大家都相信人大只是一个过路机关，它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更何况，市委常委会在决定这一重大事项时，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列席参加会议的重要人员之一。不是常委，胜似常委。尽管五个局长的乌纱帽还没正式摘下来，有关文件还在规定的组织程序中旅行，可人们坚信免职已经成了无可争议的事实。你纵有通天的本事，也无回天之力了。

在五个免职干部中，最耀眼的莫过于公安局局长王国强了。王国强功底深厚，多年来，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山风城里的人们用“三个一”来总结他，称他是“组织任命的一只恶狼，百姓供养的一条疯狗，山风上空的一颗灾星”。有这“三个一”，他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在山风市当十年公安局局长以来，早就民怨沸腾了。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事件中找出一百个让他倒台的理由。王国强把公安系统搞得越乱，他越是走红，知名度也就越高。人们在什么时候看见他，都是一副杀气腾腾威风八面的样子。

正因为王国强很凶，所以，王国强就在孩子们的童话世界中活着，堂而皇之的扮演了一个恶魔的角色。这个角色具有古典神话色彩，城里一些小孩喜欢夜哭啼闹，要大人哄，从前哄孩子，说大灰狼来了害怕，现在说王国强来了害怕。大人们说：再哭，王国强就来了！孩子就惊恐地抱紧了大人，不敢哭了。他们相信王国强比大灰狼凶得多，因为王国强一手遮天，因为王国强说抓谁就可以抓谁。王国强的爱好也非常独特，喜欢玩枪。除有时在高山远地狩猎之外，便是枪毙死刑犯。那些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的人便成了他手中的玩具。一般说来，枪毙死刑犯只打两枪，由武警执行。本市的犯人他还是知道回避的，他不亲自上手，让武警干去。可外面抓到的没人收尸的犯人就一样了，反正你打十枪八枪家属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把他没法。王国强就喜欢拿他们的脑袋作靶子，一打就是五六枪。有人担心犯人在临死之前会把他的形象摄入脑海，带到阴曹地府去。其实用不着担心，弥留之际的犯人是没有这种胆量的，他们在被枪毙之前都是浑身颤抖，眼睛微闭，视线模糊，不会瞪

着大眼看着对方的子弹往脑门上射来。王国强就打得很潇洒，也很愉快。他巴不得外地来的犯人都判死刑，好给他过枪瘾。而武警们也乐意让王国强亲自干，没几个武警愿意枪毙人的。原因是枪毙人之后他们老是做噩梦，有时一连几天吃不下饭，想到脑浆那些事儿就恶心。王国强身子好，胃口也好，他既不做噩梦，也不恶心，只觉得枪毙人的机会太少太少了。

工作上，王国强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抓赌。不论青红皂白地乱抓，由此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限愤怒。山风市是个欠发达市，地处西部边远地区，经济落后，文化活动除了看看电视，便没有别的了，打打麻将便成为众多老百姓的业余活动。一些退休干部，下岗职工，有事没事便聚在一起玩玩，以消磨时日。公安局及下属各派出所则是把所谓的抓赌当成了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他们常常潜伏在一些居民区，倾听楼上的麻将声音。一旦有动静，便紧急出动，现场抓获，动不动就罚款三五千元。即使抓到以玩烟酒取乐的人，也在罚款之列。老百姓就不明白，他们平时没事，打打小麻将有何不可，又不是以此赢利！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吗？王国强是非常懂得培植财源的，他并不是要求各派出所每天都抓，每月都抓。常抓不懈就是杀鸡取卵，奖金就会发得少了。他知道，要是全市老百姓都不打麻将了，就断了公安局的大部分财路。有一段时间，由于抓赌过盛，老百姓连玩扑克“拱猪”都不敢了，王国强得知后就着急起来，下令三个月之内不许抓赌，等老百姓打牌的积极性起来了再抓。因此他们是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扫荡，然后又戛然而止。而每回在抓赌时，那些活跃在城里的真正的赌徒，他们照样带着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资金驰骋在赌场上，赌

甲 A 联赛，赌世界杯，赌轿车的双单号，从容自得，安然无恙。更重要的是，市里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又总是不能告破，一个一个全都成为悬案，不了了之。两个歹徒在保险公司持刀行凶，硬是逼着会计把保险金交出来。一个警察在路过时竟然闻风丧胆，迅速躲进了附近一个朋友家的小店里，惟恐人们知道了他是警察。那些称霸一方，横行乡里的恶人更是有恃无恐，甚至公开打着王国强的旗号大搞违法经营。王国强害病，害起了一幢房子。母亲去世时，他收取的礼金竟达 50 万元。他的手机一般是不过季的，用警察们的话说，王局长换手机，比换裤衩都勤。

因为有各种名目的罚款，财源茂盛，公安局的内部办公条件比金融部门都豪华，大门口更是像贵妇人一样打扮得珠光宝气。多了些妩媚，少了些庄严。对于新修办公楼的资金来源，居民们编着这样的顺口溜道其来龙去脉：

在押犯人去打桩，
嫖客输送水泥浆，
麻将桌上码砖块，
野鸡床上造门窗。
各种罚款加起来，
就是一幢新楼房。
坏人不抓抓罚款，
玷污了法律，黑了心肠。

几个月前的 2001 年元旦时，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公安

局大门上竟贴上了一副警钟般的对联：

上联是：有黑有白有红，独独没有王法，幸好百姓眼里明是非

下联是：不公不安不正，偏偏不抓坏蛋，试问山风何时享太平

横批是：黑白公安（寓意警匪一家）

对联贴出，全城大哗。人们不明白的是，元旦那晚天气特别寒冷，贴对联的家伙是怎么把对联贴上去的，门卫怎么就没发现？公安局的人上班发现这副对联时，对联内容早已传遍了整个城市。城里只有二十多万人，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知道此事。而该局为庆祝元旦佳节的一副喜庆对联竟被压在下面了。王国强这天在家里休息，得到消息后迅速赶到局里，责成刑事侦察科的人员马上进行调查。之后他把这天晚上值勤的门卫贺子良狠狠训斥了一顿。他问贺子良：“你昨晚看见半夜有人在门前没有？”贺子良说没看见。王国强说：“你他妈的是不是打瞌睡去了？”贺子良说：“我一点多就睡觉了，后来什么都不知道。”王国强连连骂了几声饭桶后，就气势汹汹地离开了。贺子良就低着脑袋在门房抽烟。

贺子良有点心虚。他以前是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五年前因调查一起流氓案，涉及王国强侄子王小虎，并对他进行了刑事拘留。贺子良不知道王小虎是王国强的侄子，一下子犯了天条。在禁赌时，城关镇派出所到贺子良家里抓到了四个正在打麻将的人，原来这天正是贺子良母亲的生日，来客没事，就

打打麻将取乐，谁知就给贺子良定下罪状，说公安干警带头赌博。为从严治警，王国强将他作贬职处理，发配到门房上班。有苦难言的贺子良写了二十多份检查都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当门卫就一直当到现在。后来贺子良经常从其他公安人员的同事家看到打麻将的场面，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打麻将就属于正常的娱乐活动，而他家打麻将就成了赌博？他多次写信到上级有关部门，均无下落。贺子良只好咽下这口气。事情过了好久，当他知道王小虎是王局长的亲侄子时，才知道这是王国强的报复行为。所以，公安局门口出现这种对联，贺子良就非常高兴，他觉得这副对联要贴得满城都是才好，他就要看看你王国强逞凶到什么时候。

威风凛凛的王国强遇到了另一个威风凛凛的人，他就是杨子晨。两强对阵，狭路相逢。杨子晨从三年前在金安市所辖的山风市当市长时，就不断接到群众关于王国强的情况反映。可王国强在处理与市级各单位关系时，又是左右逢源的。在市级五大班子中，没有多少人说王国强不好。在许多领导的眼里，王国强是一个能干人物。他在杨子晨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但杨子晨并不买他的账。杨子晨是一心一意要扳倒他。作为市委书记的杨子晨，他是心知肚明的：一个公安局局长坏了，老百姓不仅会对政府失去信心，一个市的治安工作都会烂掉。杨子晨要扳倒王国强也不是件容易事，第一他是公安局局长，第二他是市委常委。市委常委是市里管的干部，政治待遇是副市级，跟杨子晨只差半级。在去年严打前夕，杨子晨觉得时机到了，他提前跟市长蒋也哉通了个气，就拿着他手里握着的几十封群众来信来到金安市委书记焦明亮那里，要求撤销王国强的

市委常委职务。杨子晨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包括群众编的顺口溜都给焦明亮念了。焦明亮一听，说：“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到底是山风市刁民多，还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杨子晨说：“肯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群众对公安局意见很大。王国强在公安局任局长十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不倒，整个公安系统就会烂掉。”焦明亮说：“好，我支持你。”有了这句话，杨子晨下定了决心。

山风市是个县级市，隶属于金安市。杨子晨到山风市工作之前，是金安市委书记焦明亮的秘书兼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焦明亮对这个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是信任的，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焦明亮当市长时，杨子晨就是他的秘书，不仅文章好，笔头子快，更重要的是他人聪明，有政策水平，原则性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山风市历来是个问题市，全市最有名，历届市委领导对它都是非常头痛的。本市的一些重大案件和重大事件，如杀人案、森林火灾、重大车祸、下岗职工集体上访，都出在这里。市委往山风市派干部向来是个难事。许多干部不愿到那里去工作，害怕干不出政绩，反而惹一身麻烦，搞坏了自身的影响。而一些派到那里的年轻干部，常常是硬着头皮去，好像上刀山下火海，英勇就义似的。即使去了，也用不着一两年就想设法往外调，他们通过借口和各种路子跑市委，仿佛调离了山风市就逃出了苦海一样。杨子晨就是在安排不下去干部的时候，调到那里去当市长的。当时市委一些领导非常担心，害怕他去了镇不住台。因此引起了一些争议，说山风市恶人太多，如果弄得不好，反而误了杨子晨的前途，这样就害了他。与其下去，不如就地提拔他当金安市委办公室主

任。可焦明亮反对把身边的人就近提拔使用，非要让他下去锻炼不可。杨子晨下去后，果然不负众望，大刀阔斧地开展 works，下工夫整顿干部作风，使山风市的整体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干部群众的反映很好。他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公安系统入手的。几年前，市交警大队曾办了一个驾驶员速成班，每个学员交五千块钱，在一个月内拿到驾驶执照，总共培养了100多名驾驶员。这些驾驶员中，有耳朵不好的，有色盲的，分不清红绿色的就有三个，其中70%的驾驶员先后在一年内出事，造成65人死亡，40多人受伤，群众反应强烈。其中最惨痛的一次，是一辆严重超载的私营客车从悬崖上摔下去，瞬间把30条活生生的生命送上天堂，还有5人成为终身残废，其余21人是不同程度的受伤，当地群众称他们为职业杀手。为此，一些受害人家属无数次上访，要求惩办职业杀手的罪魁祸首交警队队长，但毫无结果。杨子晨上任后就从此案开刀，终于将交警队队长以渎职罪逮捕。此事使杨子晨在山风市声名大振，有人开始称他为铁腕人物。

那么，现在杨子晨要拿掉王国强这个毒瘤，坚决把他从市委常委这个位置上清除出去，乃至要清除出公安部门，可见他是横下一条心了。如果是一般人物或普通事件，杨子晨绝对不会找到上级党委；找到上级党委，就意味着事情的非同小可。金安市委书记焦明亮清楚它的分量，并给予高度重视。他马上召集市纪委、市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和市公安局的负责人紧急商讨，并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赶赴山风市，进行秘密调查取证。为调虎离山，市政府专门提供了一次到南方考察的机会，让王国强随团考察去了。于是，严打工作就由市政法委副书记龙明

山挂帅。之后，抓获了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开办集团公司为名，下设一个地下赌场，三个歌舞厅，一家按摩中心，一家饭店。他们先后作案达五十多起，还负有命案在身。两起沉寂了多年的杀人案告破。经过突击审讯，供出了他们的老大是王国强侄子王小虎，幕后老板便是王国强的事实。之后，连夜对王国强家里进行了搜查，搜查出现金 50 万元，存折 10 个，上面存有人民币 300 万元。另有高档烟酒、古董多件，手枪一支。当王国强随市政府考察团回来时，面对他的便是直接批捕。他自己不知道的是，他在随团考察时，其中有两名工作人员就是专门负责监视他的。

连同王国强一道被撤销职务的，还有信访局局长。信访局局长没有行贿受贿的劣迹，他只是平庸，不干事。山风市群众来信来访量大面广，每天都有大量信件进入。他让工作人员对一些重要信件进行登记，另外一些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则当成了废纸处理。信访局是典型的清水衙门，没什么额外收入，他们就把那些信件集中起来，连同旧报纸卖给印刷厂，以补充办公费用的不足。而且长期以来，他们坚持不懈地这样做着。本来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这次却碰到了鬼。印刷厂一个职工反映厂长经济问题的一封信，意外地落到了厂长本人手里。他是在处理这些废纸时发现他的原作的，上面盖有信访局的收件章。他一气之下把原件寄给了杨子晨。在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上，杨子晨把这封信拿了出来。杨子晨说：“这种视人民群众来信为儿戏的局长，只有一条路：撤！”就这么撤职了。会议还决定撤销工商局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每天都讲着很正确的话，每天都说着没用的话，精简工商营业执照的审批

程序叫喊了几年，可办个公司照样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把执照领到手。前年杨子晨还在当市长时，就把这件事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一年过去，审批程序非但没能精简下来，反而增加了。杨子晨认为，这种办事效率，要指望在改革开放中有所作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免去了他的局长职务，将其作为正局级调研员处理。

在杨子晨横下一条心要免去这五位局长职务的时候，除了金安市委书记焦明亮给他撑腰打气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市长蒋也哉。杨子晨在给焦书记当秘书时，蒋也哉是金安市工业局副局长。他比杨子晨小一岁，是比较好的朋友。他是35岁时到山风市当副市长的。他早就知道山风市不好搞，下来时满腹牢骚。临走前，杨子晨给他饯行，两人碰杯，蒋也哉说：“老弟喝的是一杯苦酒啊！”杨子晨说：“你老弟别这样讲，把你放下去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往上提。用不了几年，你老弟就是金安市工业局局长了。但你要一步走到局长的位置，还嫩了点。”蒋也哉说：“我回来的事情就靠你了。你到时候多在焦书记面前美言几句，把我早点弄回来。”杨子晨一口答应下来。可没想到不出两年，杨子晨又要下去当市长。金安市委当时的一个方案是把蒋也哉调回市里依然任工业局副局长，原因是他在山风市工作情绪不稳定，有些镀金的短期考虑。焦书记把这个消息给杨子晨通了个气，杨子晨说：“如果把我放到山风市，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蒋也哉留在那里做我的助手。他的脾气我知道，我们也合得来。”焦书记听信了杨子晨的话，就推翻了市委的第一个方案。杨子晨到山风当市长后，蒋也哉就成了常务副市长。蒋也哉知道，他之所以没走成，就是

因为杨子晨起了作用。可作为朋友，蒋也哉并不记恨杨子晨，他明白这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当然，杨子晨的到来也彻底打消了他近期调回市里的梦想，同时也更加增添了他要干一番事业的决心。结果两人配合得很好，杨子晨一去，蒋也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一直抓工业的蒋也哉在投资环境相当差的山风市，率领一班人马不停蹄地上下奔跑，连续上了两个投资项目，并对濒临瘫痪的几个乡镇企业逐个进行分期整治。杨子晨当市委书记后，蒋也哉理所当然地当了市长。对市委要求一次免去五个局长职务的事，一贯支持杨子晨的蒋也哉当初也有点顾虑，他怕造成干部情绪的波动，使大家产生人人自危的感觉。他也曾经建议杨子晨下刀慢一点，把那些不称职的局长们逐渐替换下去。他打了个比方，山风市的情况就像一个得了慢性病的人，不可能一服药就能治好病的，要慢慢调养。一次下药过猛过量，反而会搞坏身子。杨子晨是个急性子，他就蒋也哉的比方打比方说，为什么有些慢性病人在长期不能治愈时就喜欢找老中医看病？是因为老中医下药足量，不像年轻医生那样缩手缩脚。配伍不一样，药量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像王国强那种人，下手迟一天都会对工作造成损失，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个班子是软弱无能的。所以要把刀磨快些，快刀斩乱麻。蒋也哉觉得杨子晨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免职决定在常委会上是全票通过。

一下子免了五个局长，全市顿时炸开了锅。有人认为杨子晨是吃了豹子胆，急于想干出一番政绩后调出山风市。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当了市委书记，在本市登上了权力最高峰，上台就要给一些表现不好的人以颜色看看，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好